

盛夏微凉

上 篇

—

明天早上的火车吗？

嗯。

我……去送你吧。

不用。

那我走了。

嗯。

再见。我轻声说。随即转身向楼下走去。

夕照。念夏低沉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我停下脚步。什么事？

这个……给你。念夏走下来，塞给我一个小盒子。

烟灰色的锦缎。简单的立方体。

握在手中，轻得好像没有任何重量。

轻轻打开，里面是一枚小巧的戒指。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仅仅是细而干净的银质圆环。

是我最喜欢的样式。

沉吟片刻，还是开口。

你……不帮我戴上吗？

没有回应。

抬头才发现，自己的眼前只剩下阴冷灰暗的楼道。念夏已经不知何时回到楼上去了。

也罢。我拿出戒指，慢慢套在右手的无名指上。

忽然觉得自己刚才的话矫情得恶心。

对于念夏，这就已经是极致了吧。

阴冷潮湿的空间中，我的左手扣住右手，微微地笑。

二

早上 8 点 10 分。念夏的火车发车的时间。

盛夏的早晨，空气干燥而温暖。

我心不在焉地翻着那本《中国古代史》，盯着“长乐未央”瓦当的图片。

夕照。夕照。

湛如推着我小声地叫着。

啊？

回答问题，老陈叫你呢。

我猛地站起来。桌子上堆得满满的东西噼里啪啦掉了一地。教室里的同学纷纷向我和湛如坐着的最后一排看过
来。

陈老师瞪了我一眼。说出汉乐府的代表诗歌。

《上邪》《白头吟》。我脱口而出。

说课本上的。

《孔雀东南飞》。湛如小声提示着。

我正要开口，却被陈老师严厉的声音打断。坐下。不知道你这几天一直在干什么。

我在同学们小声的议论中坐下来。

夕照，你怎么了？湛如凑过来，好看的大眼睛盯着我手上的戒指。咦，这是什么？

我迅速地把手收了回去。

还有 300 多天就高考了，有些同学一点儿紧迫感都没

有。

陈老师愤怒地用教案敲着讲桌。

下课铃声恰好响起。标榜自己从不拖堂的陈老师很快从前门走了出去，高跟鞋在走廊敲出清脆的响声。

谁送的？湛如笑咪咪地抓住我的手。

我不做声。

那就算了，不过你别以为可以瞒得过姐姐我。你这小丫头在想人呢吧？你看你上课的时候说了什么？嗯？《上邪》？《白头吟》？这么快就想到天长地久了啊？

我的手心微微沁出汗水。

天长地久……我没有想过。这样俗气而温情的字眼，却带着这样真实的幸福感。

我想要留住的，也许只是几个，或者仅仅一个夏天的回忆。

三

今天是念夏离开这座城市的第二天。上过一天的课之后，我们开始搬家。

搬到了高三楼，一座距离食堂和宿舍都很近的教学楼，暗红色的砖墙，窗外有复古的绿树白花。

湛如轻车熟路地带着大家找到新的教室。

一楼，左转。一直走到尽头，走廊的最深处。

上一届高三留下来的教室，在他们离校之后就没有人再来。

湛如在我前面推开门。教室里闷热灰暗。

同学们很快开始打扫。

有那么一瞬间，湛如定定地注视着教室后面的柜子。

湛如对这间教室的感情当是很复杂。

同样是高三七班，同样是这间教室。只是她身边的同学已不是当初那些。

湛如？

什么事？她回过神来向我微笑，眼神明媚。

我们一起擦走廊的玻璃吧。

好的。

走廊里挤满了往来穿梭的同学。

湛如在外面，我在走廊里。两个人面对面，擦拭着落满尘埃的玻璃。

湛如，为什么一定要来学文呢？

因为喜欢。我听说你们这届不再是大综合之后的一秒，就打定主意要降级了。

我看着湛如。她是这样干脆明朗的女孩子。漂亮的长发，从来不按学校的要求束起来。在高三上学期的时候选择降一级，到我们这一届的文科班来。三天前，她被陈老师调到我的身旁。

还记得半年前她第一次来到我们班，自我介绍说她来自高三七班的时候，我曾经怎样按捺着自己向她打听念夏的冲动。

湛如，学校统一给你们做过毕业册，是吗？

对啊，你想看吗？

嗯。

那我明天给你带。

回到教室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在教室后面研究着自己的柜子。

学校照顾高三的学生，在教室后面放置了大型的组柜，每人可以分到一个小柜子来装高三的卷子与题册。

是按照学号来分的。

我的是 15 号，在第一组柜子的最下面一层。

我俯下身转动钥匙，打开柜门。那一刻我忽然想，去年念夏也曾在这间教室里读书，不知道他用的柜子是哪一个。

然后我才清晰地意识到，我已经高三了。而且，我正身在念夏曾经停留过一年的教室里。

只是一个夏天炙热的灼烤后，这里已经没有留下念夏温凉的气息。

放学时天色并非很晚。校门口却依然有很多等待着自己孩子的家长。毕竟是高三。

高三这一年。

我穿越人群，向地下通道走去。

上高三后，我一直是一个人走。

寂静而空旷的地下通道。惨白的灯光，暗黄色的地砖。可以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孤兀地响着。

距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是一片住宅区。

我住在6号楼的15层。一个人。

我的楼上，曾经住着一个男孩子，他叫沈念夏。

他和他的母亲在那里住了很多年……还有他的父亲，也曾经住在那里。

一个人走进电梯。电梯在 12 楼轻微地震动了一下。我的心一惊。还好，这一次没有断电。

深夜。我手上的银戒指在台灯下泛着黯淡的光泽。

完成功课，已是凌晨一点。

我抓起手机，发出两天以来的第一条短信。

念夏，那边一切都好吗？

没有期待他的回应。

他应当已是睡了。

然而半分钟后，我收到了他的回复。

还好，一切正常。你为什么还不睡呢？高三也不应该熬夜。

我笑，暗想你不是也还没睡？大学生熬夜就有充足的理由了吗？

旋即心中一沉。喜欢早睡的念夏在这个时候还没睡的话，很可能他的哮喘病又在折磨他了。或许还有，他的那

些关于童年的回忆，关于他父亲的回忆。

我熄了灯，一头倒在床上，忘记去定闹钟。

四

忘记定闹钟的结果是第二天的早上，我迟到了 3 分钟，按照高三七班的标准。

走进教室，迎面碰见陈老师。

阮夕照，你出来。

我低着头走出去。

安静的走廊里，陈老师的声音在回响。

你怎么回事，怎么又迟到了？

我忘记定闹表了。

那不是理由。你这几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陈老师严厉的目光将我从上扫到下。

我将右手悄悄背在身后，退下了戒指，藏在手心里。

你爸你妈不在身边，你一个人更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别以为你成绩好北大人大就稳拿了啊，你要是成绩下来了，我怎么向你爸你妈交代？

我攥着戒指拼命点头，陈老师终于在早自修的铃声响起之前将我放回了教室。

回到座位上坐下，发现湛如的大眼睛饱含同情地注视着我。我低下头，将沾满汗水的戒指重新戴回手上。

别郁闷了，姐姐给你带好玩的了。

她把厚厚一大本《晋江中学高三毕业纪念册》放到我的桌子上。

谢了。我拿起来，故作漫不经心地说，湛如你原来是几班来着？

高三七。

那我先看高三七。

制作精良的纪念册，全彩印刷。有上一届高三每个人的照片和留言。

湛如的那一张上，长发及肩的女孩轻盈地笑着。旁边是她最擅长的行楷，“过好下一秒。江湛如。”

我不由得微微一笑。

下一页的中间，是念夏的照片。

脸色苍白的男孩子。凌厉的眉梢。倔强的微微下压的

嘴角。眼神迷离。左侧脸颊上有一块淡淡的紫青色。

我忽然有一种呼吸困难的感觉。

如果我的记忆和推测没有错的话，这照片应当是去年8月拍的。

喂，夕照，你在看谁？

湛如，这毕业册里的照片什么时候照的？

去年……8月份吧。晋江就是奇怪，刚上高三就让大家照毕业照。

果然没有错，一瞬间又有许多画面在我眼前浮动。

去年的夏天。我受伤的右手。挡在我面前的念夏。空气中弥漫的刺鼻的松节油味道。在我和念夏面前猛然关上的门。巨大的响声在走廊里回荡。

想起一个人，原来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

又或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忘记。

关于16岁那一年的夏天。关于那之后的时间。

夕照，你到底在看谁啊。湛如凑过来。哦，沈念夏啊，夕照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说了假话，觉得脸颊微微发热。

那你是对他一见钟情了？

不……

还狡辩，你看你脸都红了呢。

我低下头去看念夏的留言。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空气中忽然有淡淡的凉意弥漫开来。一阵风吹过，带来窗外不知名的白色花朵的暗香。

这一句话，你是在写给谁，念夏？

又为什么，在那一个盛夏，你会写下这样的句子？

湛如，给我讲讲这个人。我指着念夏的照片，轻声对湛如说。

可是我跟他不熟啊。湛如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我。

拜托，你和他同学两年多呢。

两年多也没说过几句话。

他不是景初的好朋友吗？我脱口而出，然后方觉失言。想要转移话题的时候，湛如的眼神已经迅速黯淡下去。仅仅几秒钟，她的表情又变回明媚的笑。

夕照，你知道啊……

嗯。对不起。

湛如没有再追问下去。她和景初，曾经是晋江的一个

传奇。知道的，不只是我一个。

短暂的沉默。

我给你讲讲沈念夏吧。湛如的手搭上我的肩。这样的夏天，她的手指仍是冰冷。这一点像极了一个人。

这个嘛，夕照你要听好了。他姓沈，名念夏，连起来叫沈念夏。湛如的声音里带上笑意。

我反手弹向她的眉心。这个我知道。

他会拉小提琴，艺术节的时候有一个节目弦乐二重奏，你还有印象吗？

我点头。

对啊，那就是我和他合作的啊。这个人其实一点都不懂合作，如果不是景初揭发他会小提琴，大家还都不知道呢。后来我去找他，他还不同意，气得本大小姐我差一点儿就要上独奏了，偏偏那一届还不要独奏。后来还是景初帮我搞定了他，才勉强同意下来。不过，我觉得还是我的大提琴比较好……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狂恋大提琴》？我如果再努力的话，也可以达到那种水平……

我适时地打断了湛如的自恋。你跑题了。

哦，也是啊。让我再想想，对了，他物理学得很好，是我们班的物理课代表。

物理吗？这个我永远也弄不清楚的学科。会考之后，

已经彻底摆脱了它。

然而这让几乎所有的文科生都头痛不已的学科，却因为与念夏联系在一起，而成了我想起来就会微笑的回忆。

念夏曾经为我讲过物理题。图书馆五楼自习室的外面。他低沉清澈的声音。微微泛着暗褐色的柔软的头发的。修长的手指。笔尖下流畅的式子。

他把物理讲得那么清晰，甚至让完全没有任何理科思维的我也可以感受到物理干净纯粹的美感。

他这样喜欢这个隔绝了喧嚣的学科。不然的话，他也不会报天文系。

他填写志愿的时候，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笔尖在空中停留了很久。

南京大学天文系。这似乎是念夏长久以来的梦想。

但他曾经想过要放弃。

即使是现在，他也仍然在担心着很多事情吧。

夕照，你在听吗？湛如碰碰我。

在听。

上课了，下课我再给你讲。

两堂连排的数学课。林老师顺便将课间也算了进去。黑板上是洋洋洒洒的解题步骤。下课的时候，湛如的身边围满了求教的人。

我适时地从人群中挤出。

现在想听有关念夏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了。

其实，我比湛如更了解念夏。可是我仍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去打听。

因为我很想知道与念夏有关的事情，任何。

五

教室里的黑板上，湛如用标准的仿宋体按照陈老师的要求写着，距离高考还有 302 天。

开过了高三的誓师大会。

夏天的阳光很刺眼。我眯着眼睛站在讲台上，微微有些眩晕。灰尘在阳光下飞舞。空气中没有一丝凉意。我感觉到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来，滑过锁骨，微微有些痒。南京的夏天，应该更热吧。

我想去南京大学，我说。

而在我之前的每一个人，都毫无例外地说出去北京的志愿。

为什么？一个女生的声音从教室后面传过来。

我很想说，因为我要去那里找一个人。

他是我爱的人。

但我终究不会把这句话在所有人面前说出口。无法轻言爱的年纪，我们只能淡淡地说喜欢。

有些话，说出一次，就要耗尽一生的勇气。

我说，我喜欢南京。

六朝古都，暮霭苍茫。

我的生活愈见平静。

每天早上在闹钟尖利的叫声中起床。到晋江中学对面的 KFC 买一份已经吃腻的早餐。在 KFC 的门口买一份《晨报》。提着 KFC 醒目的袋子绕过值周教师出没的地带。气喘吁吁地冲进教室。边喝着味道奇怪的花式粥边看着湛如更改黑板上的倒计时。然后和湛如一起翻看报纸，研究该死的时事政治。两堂连排的数学课与语文课。以 10 张为单位不断下发的史地政卷子。自习课整理数学的错题、语文英语的卷子与史地政的专题总结。一本本整齐地摆在标着 15 号的柜子里的笔记。窗外不见凋零的绿树白花。

是谁说过我要去南京，请你一定要在那里等我。

每天晚上，按时给父母打一个电话。有时接得通，有

时接不通。父母从不多问我的状况。一直以来我都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独立坚强的女儿。他们对我也是百分之百的放心。

如果他们看到这个呢。我注视着手上泛着黯淡光泽的银戒指。

爸爸妈妈，很对不起，有些事情，我终究无法控制。

睡觉之前，像完成一项仪式一样，发一条短信给念夏。

晚安，念夏。

晚安，夕照。

手机的送件箱与收件箱里，全都是这样的字眼。

很想和他多说些什么。想问问他从前的那些记忆是否挥之不去。有几次编辑好了短信，又一个字一个字删去。不敢去触痛他的回忆。担心哪一天，他又会像那时一样，沉沦在汹涌而来的黑暗记忆中，无法自拔。

我想他终究会慢慢忘记折磨他许多年的那一切。

怎样的往事，怎样的聚散别离。

他等待的也许不是某个人，而只是时间。

等时间，让自己改变。

六

10月27日，湛如的生日。